

茅山宗书法研究

梁诗月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茅山宗是一脉由士族团体构成, 具有书法传承的道教派系。茅山宗本身尚古, 内部对书法要求很高, 传承并研习云篆宝书, 古文、籀文, 以致道士擅书法。加之与帝王交往密切, 书迹遂得以显世。随着出土碑刻的增多, 笔者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 因茅山宗本身的特殊性, 加之与帝王文人、隐士之间的交流, 茅山宗的书法随其道家思想一同不断在中古时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关键词: 茅山宗; 书法; 司马承祯

一、茅山宗谱系渊源

茅山原名句曲山, 汉宣帝时三茅君, 茅盈, 茅固, 茅衷在句曲山修道成仙, 所以人们将句曲山改为茅山。东晋时, 真人杨羲在茅山学道, 杨真人“攻书好学, 该涉经史。”雷平山真人许翊, 以杨羲为师, “传三天正法曲素凤文”并在茅山中的雷平山立宅写经修道。其后梁时, 陶弘景亦隐居茅山, 并在此整理上清道经, 撰写道书。“阐幽前秘, 系蒙后学。”被称为百代之名师。自陶弘景开始, 茅山逐渐成为了上清派的重心, 所以世人后来称上清派为“茅山宗”。

茅山宗的扩大与发展在唐代, 后成为唐代道教的主流派。按照李渤《真系传》的记载, 王远知是唐代茅山宗的第一个宗师, 被茅山宗尊为十代宗师, 出身于山东士族琅琊王氏, 十五岁时就师事陶弘景, 并授予三洞经法。王远知最著名的弟子有潘师正、徐道邈、陈羽、王轨等。王轨与潘师正各有影响, 潘师正对茅山宗在北方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被尊为第十一代宗师。而王轨则留在茅山, 继续在南方发展茅山宗。

潘师正于隋末度为道士, 在茅山师事王远知, 到北方嵩山发展茅山宗, 主要活动在嵩山, 在嵩山居住传道达五十余年, 得到高宗和武后的礼重, “帝与武后共尊敬之, 留连信宿而返。”于永淳元年去世。潘师正的弟子, 著名的即吴筠和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 活动于武周、玄宗时期, 在扩大茅山道教的影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武周时期, 北方的嵩山、王屋山和南方的茅山、天台山等都是茅山宗广泛传教的区域。司马承祯弟子众多, 唯李含光、焦静真得其道。

李含光, 被茅山宗尊为十三代宗师。长期居住在茅山, 对扩展茅山宗成为道教中心做出了很多贡献。茅山宗以上清经为主, 并且不拘泥于自家的思想, 它采取开放的态度, 以道家为主, 融合儒释, 吸收三教之长。在兼收并蓄中逐渐成为唐道教之主流。

二、茅山宗书法

关于茅山宗内部具有的书法传承, 茅山宗祖师陶弘景在《真诰》说到“时人今知摹二王法书, 而永不悟摹真经”, 可知真经书法被修道者尊奉, 并且内部一直存在书法的传承, 道家弟子传摹真经, 形成了与世俗之人学书并线的一脉传承。经书中有很对篆书、隶字。

(一) 道经云篆传承

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中的吴善经, 有仙人教其指诀以“整叙经书, 辨识文字, 以佐王者”后“自此经中玉篆赤书, 宝章真诀, 展读详熟, 与隶书无疑。”文章虽然有仙家色彩, 但亦可以反映道家传承的一部分史实, 数轴经书中存在的玉篆赤书, 宝章真诀,

吴善经一一辨识, 道家存在着古文字的传承并教授方法以辨识文字。

司马承祯也曾获真篆仙经“余届王屋清虚洞侧, 获真篆仙经二品, 一曰《元精》; 二曰《丹华》。又睹《玉皇宝箓》, 乃知上古丹宝并传而莫不遐年。“后司马承祯又将经书复藏于名山, 以俟其人。”开元二十九年, 同秀投玄宗之所好, 上奏尹喜旧宅有灵符, 玄宗命同秀寻访, “俄有紫云白兔现于枯桑之下, 便乃穿掘, 下至水际, 得石函金匱玉板, 朱书细篆。”这些“真篆仙经”与灵符的玉板上写的“朱书细篆”, 说明实际上道家内部传承下来很多精美的古文篆字, 道教典籍资料丰富, 从灵符中可窥一斑。道家这些仙经、符字从上古流传下来, 藏之山峦岩穴, 不为世俗之人所知。

(二) 上清经传承

除了藏之岩穴的道经, 祖师传授的真经亦有次第。经书的传是道门的大事, 对受经者的选择必须十分慎重。仙阶、品次都比较低的仙真不在传授真经之列。道教经书的传承一直颇为秘密, 非一般人能得到。道家弟子中的少数人才可接触到真经, 《太霄经书》曾指出受经的道士必须是“有金名帝简, 绿字紫清合真之人。”

上清经是茅山派的经典经书。《上清大洞真经》此经列为上清诸经之首, 是上清派最根本的经典。南宋程公瑞《上清大洞真经后序》云:“(此经)茅山上清宗坛, 历代传授千余年间, 才三十八人, 盖发天地未形之蕴, 析父母媾精之妙, 故宜隐秘, 不轻异传。”上清真经千余年间, 传到南宋, 只传了三十八人, 可见此书道士心中的份量之重。

上清经篆的传授次第为陶弘传付王远知, 王远知传付潘师正, 潘师正传付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传付李含光。《真诰》言及溯《上清真经》之源, 为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 众真下降, 南岳魏华存夫人将真经授予杨羲, 杨羲因辨识三元八会之书, 用“隶字”写出。并传给许谧, 许翊抄写。

此处隶字指代现今的隶书。首先根据《真诰》中的文意, 《南岳夫人传》云“得道之子, 当修玉文。”可知杨羲得道之人, 上承天意, 应写篆书而不是隶书, 暗含不可能用楷书书写之意。其次上清经典, 早在杨、许降真之前, 甚至在魏华存前, 原已存在。据《云笈七签 卷四 上清源统经日注序》上清经的传承为九玄道君授西城真人王君, 西城王君于汉宣帝时降授茅盈, 而且汉平帝元始二年“以上清经三十一卷于阳洛之山授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王褒“以晋成帝之时, 于汲郡修武县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魏华存。”魏华存传于杨羲, 杨羲又传许谧、许翊等。上清经在汉时就已存在并传世, 杨羲等人假借降真, 来掀起信仰的高潮, 亦有于东晋所造的《上清经》。但从其传世过程来看, 以隶书书写的经书更具可信性。

再者, 道家经文中多含篆隶。宋代夏竦《重建道藏经记》钱氏建《藏》“信重矣! 金篆银隶, 以取其贵。”将篆文隶字填以金银, 以保存道经。宋代隶字指代已分明, 可证明有不少用篆隶书书写的道经。

至于《真诰》记载“长史(许谧)章草乃能, 而正书古拙, 符又不巧, 故不写经也。”可知许谧擅长章草, 写经所书是正书,

此处的“正”是与“草”相对的规范楷模之意，许谧不擅长写有楷有模的书体，故很少写经。而且说到许谧所写风格古拙，不能写经书，说明经书的特点是与古拙相对的秀美，经书要写得工整精良。由此可知杨羲隶书书写的上清经，秀丽工整。《真诰》亦云“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邈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效法邈氏，内含筋骨，笔力规矩可与二王相媲美。

陶弘景戊辰年于茅山获得三君手迹。先生还博访远近，寻求异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根据敦煌遗书中陶弘景撰禁山符五岳图三皇法授度仪，陶弘景书于禁山符上的文字，可辨识的有“鸟”字，以及“日”字为明显的隶书，并且符中夹杂着篆书的用笔与形态。由此可知陶弘景在道家经文中不可避免的使用到篆隶书体。

上清经后传给唐玄宗，“元宗诏山人王文，强请先生楷书上经一十三纸，以备杨，许之阙。”元宗诏山人王文，坚持请求李含光以楷书书写经文，用来补杨羲，许谧《上清经》之缺。

三、茅山宗传承笔法

徐灵府《天台山记》曾记茅山宗司马承祯传授笔法事，其记：

“先生初入花顶峰，遇王义之入山学业。先生过笔法付义之：‘子欲学书，好听言语。夫受笔法，与俗不同，须静其心，后澄其心思，暮在功书。筋骨附近，气力又须均停，握管与握玉无殊，下笔与投峰不别。莫夸端正，但取坚强。筋力若成，自然端正。’司马承祯指出要注重内在的心神，注重筋骨。筋力若成，自然端正。所书与俗家不同，是需要静心并花功夫的，不能急于追求成效，需要先澄心思再追气力、自然与筋骨。并且指出道家学书与俗世中人学书不同。义之学书三年后，将书作展于案上给先生看，先生高声责备到“子之书法，全未有功，筋骨俱少，气力全无。作此书格，岂成文字？”由此可以看出先生注重内在的心神，注重筋骨。筋力若成，自然端正。指出道家学书与俗世中人学书不同，静心沉淀，不急于追求成效，需要先澄心思再追气力、自然与筋骨。后记载义之学书有所成，先生于是赞美义之的书法，言世之罕有，千载难逢，一字千金。再赞曰：“众木中松，群山中峰，灵鹤中冲，五岳中嵩。”

司马承祯重筋骨为茅山宗一脉相传，陶弘景在幼年时曾见“渠阁法书中见邈悟以黄素写太清诸丹法，乃忻然有志”可知陶弘景取法邈悟，唐张怀瓘言邈悟擅长众多书体，在当时与庾翼齐名，“其法钟于卫瓘，尤长于章草，浓纤得中，意态无穷，筋骨亦胜。”可知邈悟善书并重筋骨。陶弘景书法亦有记载“骨体劲媚”，可知亦重筋骨。重筋骨可谓是茅山宗书法的特点。唐玄宗“风骨巨丽，碑版峥嵘”的书法或许与茅山宗有关。

茅山宗内部的学习环境，徐灵府亦有介绍，山中环境优美，文中说到山中的石室，司马承祯告诫王义之不要常靠近东边的石室，因为都是精灵异兽，会伤及凡人生命。让他去西边的石室学书，石室内笔墨纸砚一应俱全，有《诗》与《书》，松花仙果，有泉水可饮，有案几可倚，闲来玩水，自散情怀，苦闷时登凌峰，了却烦恼。优哉闲适，是个修道学书的好地方。俗家弟子即使不修道也可来学书，道士学书之境况可窥一斑。

道家一直存在着书法的传承，但他们好隐逸，亦不显名，以至存留的碑刻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少道士善古文，擅长书写多种书体，有的通晓八体。他们很注重书体之间的融会贯通。

司马承祯在天台山亦有漆书三体道德经，宋代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云：“天台山司马天师漆书《道德经》上下篇，幢，龙德中，罗浮道士厉山木重写其本，藏之天台玉霄。”今存古文五十七个字。

夏竦诗《恭谒台岳桐柏观纪事》亦写到“金壶龙检世已远，五千漆字犹堪夸。”元代袁桷《桐柏观赋》记载白元先生“署漆书于室幢，迎黄云于玉堂。”《天台外书》中记载司马承祯漆书三体《道德经》“字画奇古，多《说文》《汉简》所未有。”说明司马承祯善古文，篆书，隶书。《续仙传》云：“承祯攻篆，迥为一体，号金剪刀书。”司马承祯篆书还有开元十二年(724年)九月所撰《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开元二十三年(735)四月立石，宋人还能欣赏白元先生的篆书碑，孙何《七律》中写到“司马先生何处去，篆碑犹挂白云封。”可惜今已不得见。隶书有《潘尊师碣》存世。

从陶弘景与梁武帝有交流书法的书札往来看，书法上对武帝有所影响。司马承祯亦受到高宗、武后、睿宗的万分尊敬，并玄宗时期成为帝师，书法对好道尚古擅书的玄宗亦有所影响。玄宗欣赏尊师的书法，请司马承祯书三体《道德经》并刊刻上石以传后世。

司马承祯亦与文人关系甚密，司马承祯与陆余庆、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及释怀一结为方外十友。他和文人之间亦有唱和的诗文。在书法方面也有交流，《唐诗纪事校笺》记载卢藏用诗〈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云〉云：“坐忆平生游，十载怀嵩丘。题书满古壁，采药遍严幽。子微化金鼎，仙笙不可求。荣哉宋与陆，名宦美中州。”写到他回忆自己生平游历的地方，怀念自己在嵩山的十年，古壁题书，山中采药，司马承祯寻道升仙的日子。从而可知卢藏用与司马承祯交往甚密。(司马承祯与卢藏用的生卒年在嵩山隐逸之时，很可能跟随司马承祯学习，司马承祯对其书法上有所影响。

在鉴藏方面，《历代名画记》记载“开元中，彦远高王父河东公(张嘉贞)获受教于先生(司马承祯)。玄宗皇帝制碑，具述其妙。”从文中可知张嘉贞曾以司马承祯为师，并有所受教。开元九年，张嘉贞多次向司马承祯请教问学，因是在尊师处饱览典籍经书，从而使得张嘉贞寻得鉴藏的门径，所以张嘉贞书画鉴藏学本于高道司马承祯。这也从侧面反应道家内部有着丰富的典籍，包括简牍和各种法书。茅山宗内部的好古环境与宗师的循循善诱对书法鉴藏的发展亦有所影响。

四、结语

茅山宗作为道教的一个宗派，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在书法上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典籍资源与笔法传承，他们传承的经书可谓世人之法帖。在书法的传承上重“筋骨”并重书体之间的融通，并且茅山宗的思想与书法与外界帝王、文人产生交流，茅山宗的书法随道家思想一同不断地产生并扩大着影响力，值得学书之人逐渐了解并有所关注。

参考文献：

- [1] 徐灵府. 天台山记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2]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 [3] 张君房. 云笈七签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4] 张继禹. 中华道藏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 [5] 陈垣编. 道家金石略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6] 汤伟侠. 汉魏六朝道教教育思想研究 [M]. 重庆: 巴蜀书社, 2001.
- [7] 沈路. 汉末至五代道教书法美学研究 [M]. 重庆: 巴蜀书社, 2017.